

艺
术
大
师
丛
书

林散之

陆
衡
著



古吴轩出版社

此是平
子時讀
書之樂
二十歲
時教王
寫的回
陳近行
存人間
余心裏
老矣石
光也
子時讀
書之樂
月夜
月夜

山光照檻水繞廊舞雩歸詠春風香好鳥枝頭亦朋友落
花水面皆文章蹉跎莫遣韶光老人生惟有讀書好讀
書之樂何如綠滿窓前草不除
新竹壓簷桑四圍小齋幽敞明朱曦晝長吟罷蟬鳴樹
夜深燼落螢入幃北窓高卧羲皇侶只因素稔讀書趣
讀書之樂無窮援琴一曲朱薰風
昨庭庭前葉有聲籬豆花開蟋蟀鳴不覺商意滿林薄
蕭然萬籟涵虛清近床賴有短檠在起此讀書功更倍
讀書之樂陶起弄明月霜天高
木落水盡千崖枯迥然吾亦見真吾坐對韋編燈動壁高
歌夜半雪壓廬地爐烹泉然活火一清足稱讀書者讀
書之樂何處尋數點梅花天地心

江南佳麗地，
佳麗覽江北。
暖風徐轉，
綠柳輕搖。
新綠未勻，
嫩黃猶淺。
春水初生，
春風未暖。
春山未展，
春草未長。
春禽未鳴，
春燕未歸。
春風未和，
春雨未降。
春風未和，
春雨未降。

德宣達五六一号 二十四年秋

谢灵运诗 1936 年

小立



江

都

福

来

烟

有

先生雅属

不居

朝

市

为

民

平

居

江都书



羅浮姑蒼神傳所宅

● 以聯本元王手作於江浦今重出補記於之故門 翁廉

高書金石佳述出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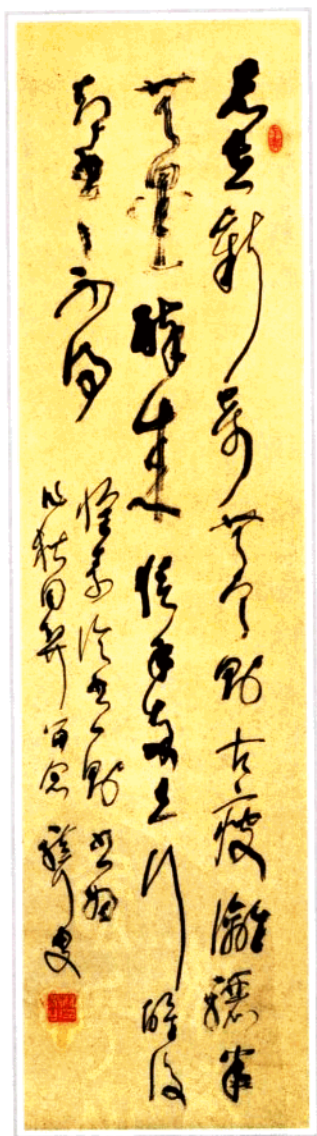
二十五年夏月

对联 1952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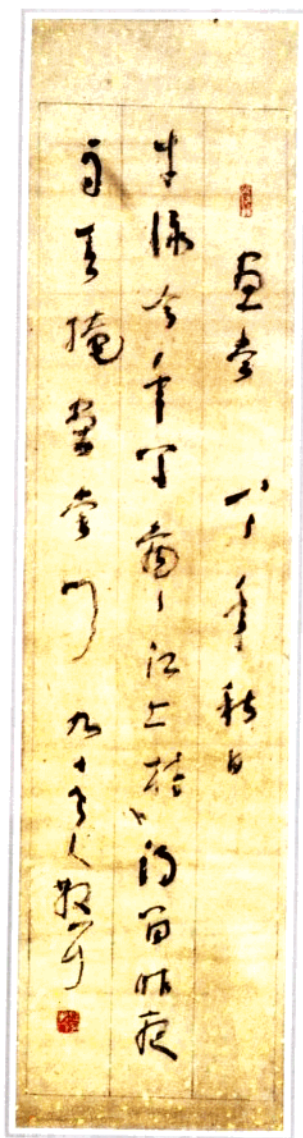
黃龜直若行字主自報白以介一助一云曰字主近時
 士大夫罕得古法但弄草字體孔左右拂由字主不
 知呂甥料草籀回法因之數百字主筆張中史
 永物粗極惟不及余三人惟中法耳 鍾子翁有憾
 而又不能求其不類作字而疎也 余新字雖所趣而

黃龜直





论怀素诗 1974 年



画堂 1988 年



老木逢春图 1979年

目 录

1/不独草圣而已	1
2/江上草堂	10
3/五杲	16
4/书生赵赵	22
5/投师黄宾虹	30
6/只身远游	37
7/乱世人生	48

8 / 从圩董到副县长	56
9 / 好风送我过江来	64
10 / 人家交往淡淡然 我不行	72
11 / 国难家难	83
12 / 何处能寻避债台	94
13 / 晚年片断	105
14 / 诗人	116
15 / 我也是革新派	126
附录一 / 林散之作品的鉴定	133
附录二 / 林散之年表	143

1

不独草圣而已

1972年8月，为庆祝中日恢复邦交，《人民中国》杂志（日文版）打算出版一期特辑，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中国现代书法作品选”。

当时，《新华日报》编辑田原正被借调在《人民中国》编辑部，为该杂志创作1973年插页版画十二幅。田原和该杂志编辑韩瀚受命在全国组织书法作品。

组织作品，自然是冲着名家而来，而当时闲居乌江老家的林散之却不是。经过亚明和田原的积极推荐，几番周折后，林散之的一幅草书条幅也被带到了北京。

起先，从全国征集来的书法作品都挂在《人民中国》杂志社的会议室里，但很快编辑们便担心起来。最担心的是林散之的作品，一来名头小，“革委会”头头们不知道；一来写的是狂草，头头们不认识，很可能被打入冷宫。于是，他们先请在京有声望的人去评定。

他们来到启功家。启功当时住在西直门里小乘巷一所阴湿的平房里，身体和心情都欠佳。“您知道林散

之这个人吗？”“林散之？”他想了想，摇头说：“不知道。”编辑把林散之草书条幅用口水粘到墙上，请他鉴评。他先是坐在椅子上看，继而站起，继而走到字幅跟前，品味良久，忽然脱下毡帽，深深地鞠躬，一个，两个，三个。

他们来到顿立夫家。顿立夫向来言谈直率，不失劳动者本色。他看到林散之条幅后，竖起大拇指，翻着两眼夸道：“我看，这能代表中国！”

他们来到赵朴初家。谈起书法，赵朴初从中国的“二王”，谈到日本的空海，如数家珍，还把他收藏的空海《风信帖》拿出来同大家一起欣赏。但当来者提起他的大同乡林散之时，他也说：“不知道。”编辑便把林散之草书条幅给他看。他注视着条幅，久久地沉吟，脸上露出欣慰的神情，微笑着说：“请代我向林老致敬意。倘能赐予墨宝，朴初不胜感谢。”

他们最后来到郭沫若家。郭沫若和夫人一起细细品评，不时发出“好”、“很好”之类的评语。本来，编辑部打算把他的作品摆在首位。他谦逊地说：“不要选我的字，我不是书法家。”

不久，“中国现代书法作品选”在《人民中国》1973年第一期刊出，赫然排在首位的正是林散之的这幅草书条幅！

偶然间发现了一座宝山，一座既高又深的宝山。

中国的书法艺术，博大精深，是世界上最高深的艺术之一。冰心曾说：“其实，学毛笔不仅是练字，它的内

現代書道の作品から

中国の書道は、歴史的に長い歴史をもっている。
中華人民共和国内で、毛筆が奨励し、百花齊放をうたわれ、ふるまをせりすけて美しさを出す。方針にみちみちて、書道も他の芸術と同じように、盛んし発展した。
毛筆書道と新しい書道好きは、先賢がすすいた伝統を批判的にうけつぎ、書道に新しい展開をひらき、よりうづに社会主義書道に奉仕させている。
ここにあげたのは、北京、上海、南京、蘇州などの名師の有名な書道家および書道愛好者の書である。

林散之 草書
東方欲曉、萬道若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
風景道边独好。会城城外寒峰，烟道直接
寒深。战士携壶南等，更加笔之笔々。

東方欲曉、萬道若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
風景道边独好。会城城外寒峰，烟道直接
寒深。战士携壶南等，更加笔之笔々。

《人民中国》1973 年第一期首页刊出林散之草书

涵丰富极了。”可谓知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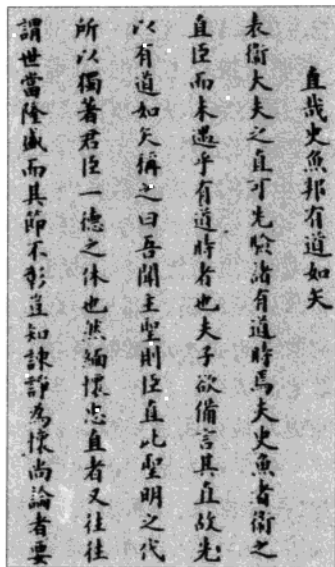
中国书法,在其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仅产生了十多位一流大家,可见其难。而就中尤以草书为最难。草书集各体书之美,无论从技术性还是艺术性看,都是书法艺术的最高境界,所以有“观书者必观其草,不工草书者不能称善书”的说法。书法艺术发展至唐代,真草隶篆,四体大备,点画波磔,八法济美。开元间,张旭博采众长,创为大草,纵横挥斫,诡怪飞动,而又中规入矩。僧怀素师其法,并臻高妙。但古往今来,习草书而有大成者,寥若晨星。宋代仅黄山谷一人;元代赵孟頫号称“直接大王”,实则除楷书大有建树外,行草书都只是回归山阴一脉,而无所创造;明代有祝允明、董其昌、王觉斯;而觉斯以后,则后继乏人。林散之“大力煎熬八十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师古法,出新意;髹碑入帖,刚柔相济,笔势多变,随手生发;并以画法入书,水墨交融,洒散渗化,墨华隐现,一片化机,使书苑沉寂已久的草书艺术,再现辉煌。

比较而言,怀素、林散之草书同属瘦劲一路,但怀素草书的线条内涵不够丰富,不够耐看;黄山谷、林散之草书的线条质量都很高,但黄草如屈铁盘丝,刚劲有馀,林草则如万岁枯藤,刚柔相济,境界更高。而且黄草在结体和章法上,以侧险取势,在错落跌宕、纵横摇曳中失了自然之趣,不如林草的堂堂正正、天真自然;董其昌、林散之二人的草书,空灵、清逸之处是相通的,但董书薄弱、尖巧。草书,特别是大草,最易犯率滑、尖刻、

拖沓之病。祝允明等明清诸家，多于长笺巨幅振笔疾书，痛快淋漓而乏蕴藉，而林散之既浸淫汉魏碑版及李北海楷书，以之入草，沉郁顿挫，变起伏于锋杪，寓衄挫于毫端，其精品不让前贤，或有过之。

从另一方面说，中国书法艺术发展到南宋，已明显呈衰落之势。其间虽经赵孟頫刻意整饬，使书法之传统得以“香火不断”，但终究无力回天。芸芸众生们，不要说难见六朝真迹，即便是唐宋名品，也几乎全归皇宫内府，何得一见？私人偶

有一二，也必秘不示人。清刻《三希堂帖》，例赏三公大臣，作为特殊恩宠，更何况真迹。清吴荣光得唐人写经七行，已诧为奇宝。在这种情形下，翻刻就成了最现实的办法。但刻帖辗转摹勒，化身千百，一翻再翻，大失其形，更遑论神韵！难怪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感叹道：“故今日所传诸帖，无论何家，无论何帖，大抵宋、明人重钩



帖学末路：书法如印刷体。选自清代考卷。

屡翻之本。名虽羲、献，面目全非，精神尤不待论。”绝大部分士子，不要说有所创造，就是书法之正统也难以学得一鳞半爪；再者，明清两代，科举制度发展到了巅峰，书法成为干禄字样，《星录小楷》不啻枕中之秘，以“乌、方、光”为唯一标准，类似现在的印刷体，于是千人一面，众口一响，“神气寒俭”，“止是一个‘秀’字”^①。中国书法的道路越走越窄。

“物极必反，天理固然。道光之后，碑学中兴，盖事势推迁，不能自己”。^②碑学的勃兴，是近代书法史上最重大的事件。它为中国书法注入了新鲜血液，增加了“钙质”，恢复了元气，开辟了新天地。

碑学的大昌，林散之是深受影响、深得其惠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碑学，也就没有“当代草圣”林散之。但我们不应忽略另外一点，近现代的一大批书法大家，不仅受惠于碑学的异军突起，而且受惠于帖学的重现光明。现当代人可以见到历朝历代的真迹，皇家内府和国外的珍品也都与公众见面了。这是明清和明清以前的人想也不敢想的事。没有这一点，同样不可能有林散之的成功。（另一位“当代草圣”高二适的成功，也许能更好地证明这一点。）

碑学的发展，泥沙俱下。碑学末流的作品抛筋露骨，张牙舞爪，蓬头厉齿，诸病丛生。即便是何绍基、李瑞清、沈寐叟、胡小石这样的大家，有时也难免有些矫揉造作、颤抖扭曲的毛病。于是，谢无量、沈尹默、潘伯鹰、白蕉等人致力于帖学的回归，恢复了宋元气象，拨